

毛

詩

補

疏

毛詩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行邁靡靡傳邁行也箋云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

循按行字之訓或訓往釋名所謂兩足進曰行也或訓道路左傳斬行栗行栗卽道上之栗也傳訓邁爲行卽是訓行爲邁旣言行又言邁猶古詩言行行重行行耳箋以行字訓道蓋以邁旣爲行則行宜訓道又恐人誤認而申言道行猶行道與毛義異也

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云蒲蒲柳

循按正義云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

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然周南喬木之詩
旣以薪言楚又以薪言萑萑之爲草同於蒲蒲草何
碍於薪之有釋文引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
協箋義爲長二蒲之音未詳其異陸氏已疑之矣箋
之易傳非爲此也箋解揚之水不流束薪云激揚之
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若蒲草何不可移動惟
牡荊楊柳之木析之爲束粗而且重乃非激揚之水
所流毛以不流爲反辭箋旣易傳爲實辭故易蒲草
爲蒲柳耳

中谷有蓷曠其乾矣圖曠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

循按正義云菴草宜生高陸之地今乃生於谷中爲
谷水浸之故乾燥而將死竊疑水浸何轉乾燥將死
正義又云由菸死而至於乾燥以曠爲菸也其三章
曠其濕矣箋云雛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
其說亦不明余自壬戌家居棲遲湖水之間每歲水
溢凡花草蔬稻之類水溢滅頂者卽爛盡惟高出於
水枝葉浮於水外華而秀秀而實隨水而長不遽爛
死俟水退去或踣或立值秋陽暴之則立時枯委自
驗十數年乃知凡草殺傷於水者不菸於濕而菸於
乾因歎詩人詠物之工然則三章乃倒說始而溼繼

而脩繼而乾非始之溼則不菸非繼之脩則不俟乾而早菸非終之乾則始雖傷於溼尙不至菸脩卽長也不必解爲且乾矣

尙無爲傳尙無成人爲也傳云言我幼稚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

猶按爲之訓通於用

見郊特牲注

爲之文通於僞

見秦風采苓正

義下尙無造傳云造爲也尙無庸傳云庸用也爲造庸三字義通蓋謂其時風俗人心尙無詐僞自用之事成人爲者荀子云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楊倞注云僞爲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

之僞毛公承荀子之學當卽本其說以爲之說成人
爲者言人所作爲而成之者也鄭以爲軍役之事爲
之訓亦通於役見表記注故以軍役解爲字然與毛義殊
矣正義不明其說以傳言尙無成人爲也解作庶幾
無此成人之所爲且謂軍役之事申述傳意是以成
人爲成人有德之成人夫失毛旨箋解爲爲役則庸
不可訓用故改訓爲勞勞之義通於役用之義通於
僞毛鄭固不同矣

終遠兄弟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傳云今已遠棄親族
矣

循按終之爲言盡也傳箋己字乃解終字終遠兄弟者已遠兄弟也正義云王終是遠於兄弟義轉晦

毳衣如**蒺藜**蒺藜也蘆之初生者也**云**蒺藜也

循按蒺藜之訓見於釋草不當重見於釋言蓋鄭引釋草而後人復撫取傳箋之訓以附入爾雅不然何釋言兩訓毛鄭乃各當其一邪

邱中有麻彼畱子嗟**云**邱中境塉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

循按正義區分毛鄭之異謂傳義在未放逐之前箋

義在既放逐之後細審之未見其然治職有功乃箋之說正義引入毛義毛固無此義也

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云仲初請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

循按左傳此爲公子呂之言鄭引之誤耳正義爲之辭云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迂矣

將叔無狃狃狃習也云狃復也

循按正義云鄭惟以狃爲復餘同謂此不同於毛也又云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然則狃習復三字義實相

成而前乃以爲異何邪

公子素

循按公之子稱公子鄭文公之子詳見宣公三年左傳子華子臧皆不賢得罪死公子蘭卽穆公公子俞彌早卒公子瑕爲洩駕所惡奔楚死於周氏之汪公子士儻二十年帥師入滑後攝父事朝楚楚人酖之死於葉以諸公子考之士與素聲相轉公子素蓋公子士也觀其入滑朝楚非碌碌者故能賦詩刺高克楚人酖之當亦忌其才虞其得立也素與華瑕正同類士爲素之變或本素字殘缺僅存上字頭而譌作

士可用以互證

明星有爛傳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星尙爛爛然早於別色時

循按但見明星之爛則小星已不見兩說相成箋言別色假此二字言天未明耳正義本玉藻之文而以早朝說之箋未必有此義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傳宜肴也 宜言飲酒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

循按肴與殽同賓之初筵傳云殽豆實也說文肴啖也宜字無肴義上言弋鳧與雁此云弋卽上弋也此

言與子宜之卽下宜言飲酒之宜也傳謂旣弋旣加則宜用爲豆實以飲酒相樂非以肴訓宜也箋申毛義而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宜乎二字正承上宜字知傳云宜肴正宜此飲酒之肴也後人不知毛義誤以爲以肴訓宜而麝人爾雅與粢餐渝變夷悅等並列竟以肴字爲宜字之訓矣李巡云宜飲酒之肴則不以肴字爲宜之訓並言飲酒而括其辭知毛氏之義矣

不見子都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 不見子充傳子充良人也

循按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毛言世之
美好者與孟子同趙岐注孟子云子都古之姣好者
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蓋孟子深於詩其稱子
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
矣毛又以子充爲良人當亦有其人今不可考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橋松木也龍紅草也云游龍猶
放縱也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

循按橋松之義傳箋無明文正義則分別之言毛以
爲山上有喬高之松木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
所以爲喬爲槁之別則又不詳釋文云橋本亦作喬

毛作橋王云高也鄭作槁枯槁也今爲推之以首章
傳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知橋之爲喬也箋言喻忽
無恩澤無澤是枯槁也呂氏春秋介立篇引介子推
所賦詩云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于中
野橋死對上雨露則橋死正是槁死然則橋自通有
槁義不煩改字也傳以紅解龍申之云草也箋連云
紅草毛不爾

俟我乎巷兮傳巷門外也

循按說文云巷里中道从𨔵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
五鄰二十五家爲里衆戶集聚則兩畔皆屋門東西

相向或南其間通行之路爲巷道在里中卽在兩畔

居民之門外故傳以門外爲巷也

子寧不嗣音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音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循按以嗣音爲習音不免拘蹙非詩人之旨箋故易之也正義言易傳之故而舉下文子寧不來爲說以爲下言不來不言來有所學則此言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殊失箋義邱中有麻首言將其來施施次言將其來食食與施施豈須一例邪至子寧不來傳云不來者言不一來也箋固無異辭正義則分之云毛意

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當謂不來見已益爲拘俗
矣

方秉蘭兮傳蘭蘭也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詩云方秉菅兮顏師古注云菅

蘭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蕪蘭也又引說文云蕪

香草也出吳林山

今說文本
缺香字

山海經中山經吳林之

山其中多蕪草郭璞注云蕪亦菅字蕪蘭字同菅其

假借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傳云三月桃花水下之時

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

女方執蘭而拂除又後漢書注引辭君韓詩章句云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采
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韓詩直
以秉蘭爲秉蘭與毛不異釋文引韓詩云蓮也此當
爲陳風有蒲與蘭之注陸德明誤載於此

伊其相謔傳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事

循按謔豈必是行夫婦之事鄭之解經每爲此汙褻
之語毛無是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傳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
恩情也

循按釋文引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收草也古

今注載董仲舒答牛亨問云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箋言其別則送以勺藥蓋古之相傳然也廣雅攣夷勺藥也攣夷卽離之緩聲上林賦云宜笑的櫟索隱引郭璞云鮮明貌也又明月珠子玃櫟江靡索隱引應劭云其光輝照於江邊也張衡思元賦云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櫟以遺光注云明貌左思蜀都賦云暉麗灼爍劉淵林注云艷色也魏都賦云丹瀉凌波而的櫟注云光明也勺藥之華鮮艷外著其稱勺藥猶灼爍也勺藥又爲調和之名上林賦云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文穎云勺藥五味之和也韋昭

云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

見七發注

枚乘七發云勺藥之

醬張衡南都賦云歸雁鳴鵲香稻蠶魚以爲勺藥呂

氏春秋本生紀高誘注云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漆
洧之上有綯吟之樂勺藥之和是則以詩人贈勺取
義於和鄭氏以勺與約同聲假借爲結約故云結恩
情正義云贈送之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此
最得箋義而說之未明古人棗取於早栗取於慄多
假聲音以取義取勺藥爲結約與取勺藥爲調和其
假借一也

無庶子子憎

四

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其家

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云庶衆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

循按卿大夫以下十大字自解會且歸矣句無見惡於夫人解無庶子子憎推經義是無多子子以憎故定本作與子憎子與同也箋以庶指衆臣子訓爲我未必卽毛義

子之昌兮○傳昌盛也○云昌佼好貌

循按昌訓盛其常也史記引皋陶謨作禹拜美言以美代昌是昌有美義佼好卽美之謂也

必告父母○傳必告父母廟○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

於死者此之謂告

循按經言父母傳言廟者以惠公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以爲告廟耳箋言生死則廣其所未言也

要之褷之要褷也

循按要爲身中之名加衣作褷則爲裳要褷可省爲要以褷訓要明其非要約之要爲裳要之褷也說文無褷字學者謂宜作要要也且引虛虛也爲證虛徐也之爲虛虛也尙有兩本之疑此要褷也別無要要也之文徒以說文無褷則說文亦無簡亦將改簡蘭

也爲蘭蘭也乎正義明云字宜從衣故云要褻也毛公時自有褻字褻可訓要要訓要無所爲訓矣易傳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上爲卦名以字義釋卦名非他訓詁可例如以要訓要以虛訓虛吾不知上字何指下字又何指顧上一字卽指經文之虛字要字又以虛字要字解之人何知之不如不解矣如云上一字爲邱虛爲身要下一字爲空虛爲裳要則經之本文固不爲邱虛爲身要今強坐之而爲此模糊鶻突之解恐古無是體也說文已已也上爲已午之已下爲己止之己亦未可證

桑者閑閑兮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 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

循按閑閑當以皇矣篇閑閑參之泄泄當以板篇泄泄參之臨衝閑閑傳訓動搖此言往來之貌亦動搖意也泄泄猶沓沓也噶沓背憎傳云噶猶噶噶沓猶沓沓釋文噶說文作傳聚也沓說文云語多沓沓也語多人多正相近邶風泄泄其羽傳云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此泄泄海賦作洩洩爲飛翔之貌左傳其樂也洩洩和樂亦合義則雉飛之泄泄正取於沓沓沓者合也廣雅作𪔐𪔐

胡瞻爾庭有縣鵲兮傳鵲鳥也

循按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作小鳥也鵲之爲鳥人所共知此獨訓小鳥明其爲鵲鵲之鵲莊子徐無鬼云未嘗好田而鵲生于笑本是詩以爲說也

從子于鵲傳鵲曲沃邑也

循按成十三年左傳焚我箕郛郛蓋卽鵲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傳椒聊椒也傳云椒之性芳香而少實今一椽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

循按一椽二字訓聊字也經言椒聊是言椒之椽故依其文解之爲一椽之實正義未得此旨蓋以聊爲

語助故也爾雅釋木枌者聊枌卽謂枌本草經云蔓
椒一名家椒與蜀椒別陶隱居云俗呼爲樛樛卽枌
字傳言椒聊椒也固不以聊爲語助

遠條且四言聲之遠聞也

循按詩以椒氣之遠長比桓叔聲譽之遠聞而聲譽
之遠聞則由德之廣博毛傳簡妙筌於前章明之云
椒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又解碩大無
朋云大謂德美廣博也是聲之遠由於德之廣德而
有朋則私而不厚惟無朋故篤厚惟篤厚則所及者
遠故傳於次章末明椒聊遠條之所喻也樂記感條

暢之氣暢之義爲長故條有長義考文作脩非是

其葉湑湑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其葉菁菁傳菁菁

盛也傳云菁菁稀少之貌

循按毛讀湑湑爲疏疏故爲不相比湑之爲疏猶巾車注讀疏爲摺也鄭讀菁菁爲精精故爲稀少廣雅訓精爲小李善注文選風賦云精與菁古字通小雅零露湑兮傳云湑湑然蕭上露貌此亦謂疏疏也湑灑則蕃泥泥則霑濡濃濃則厚由疏少而蕃言露珠也旣溼於蕭不見珠粒見霑濡矣霑濡之始尙薄旣而則厚知首章以疏言也

胡不飲焉傳飲助也傳云何不相推飲而助之

循按次且一聲之轉飲之爲助猶趙之與趙正義謂
非訓次爲助以飲爲古次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
此據箋推飲而助之說以解傳也然傳明以助訓飲
箋以推飲並言儒行注云推舉也舉猶與也周禮師
書舉爲與易物與无妄與猶助也見戰國策呂氏注故
虞仲翔注與猶舉也氏春秋注以推
明飲正是以助明飲耳

羔裘豹祛傳祛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傳云羔
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循按此傳箋異義也毛以裘與祛本末不同比在位

與民異心鄭以羔裘豹祛實指卿大夫之服而言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云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云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循按采邑者世祿之家民爲采邑之民則非一世所以有故舊之念此時卿大夫困苦其民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故而民則念故也是大夫之於民已不念好而民則念好也大夫愈困苦其民民愈念故念好故曰民之厚如此此箋之義也正義云箋以民與大

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求之於箋絕非此義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耄耄老也八十曰耄○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自使老循按秦仲有車馬禮樂之盛秦人極言其樂耳逝謂年歲之逝言時易去而老也以樂爲仕以逝爲去國此鄭之說也非毛義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能以道媚於上下者冬獵曰狩○云媚於上下者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

襄公親賢

循按以道媚於上下之人則必不從君於非禮今日之狩而媚子從之蓋以天子所命王國之典禮非尋常田獵之比也傳訓冬獵曰狩明此狩之爲典禮耳箋言襄公親賢非毛義

駕我騏驎



騏驎文也

循按釋文騏音其馬騏文也正義云色之青黑者名爲騏馬名爲騏知其色作騏文然則毛傳本作騏騏文也陸本作騏文與正義本不同今正義本作騏文則陸本也乃曹風尸鳩其弁伊騏傳云騏騏文也釋

文騏音其綦文也則陸本彼處正作綦文與此正義同而尸鳩正義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則彼正義轉作騏文余爲論之尸鳩作騏騏文也小戎作騏綦文也正義本不誤陸於尸鳩作綦文小戎作騏文當互誤耳何也小戎之騏馬也馬名騏正不知騏爲何解而漫訓以騏文騏爲何騏文將焉附惟綦爲青黑色之名鄭風縞衣綦巾傳已訓云蒼艾色則此云綦文知其爲蒼艾色之文矣綦而曰文者蒼艾則兩色相合相雜爲文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棋也棋黑白各半其布於

局則二色相錯是馬之色蓋青與黑圓迹相雜故曰
青驪文如博棋馬青黑色名駟青黑而文若鱗者名
驪緜鬣者又名騮騮之異在文如博棋故曰綦文綦
文卽棋文也尸鳩之騮弁也弁之文如騮馬之文故
名騮弁而傳以騮馬之文明之以綦文見馬之色以
騮文見弁之色以騮文明騮弁之文可也以騮文明
騮馬之文不可也知小戎傳必作綦文正義是而釋
文非也

駟驪是騮



黃馬黑喙曰駟

循按爾雅云白馬黑脣駐黑喙駟駟冒上白馬爲名

孫炎本駟作特言與牛同稱

見爾雅釋文

特本黃牛黑脣

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黃馬故毛傳云黃馬也特爲黃馬黑脣之名故小雅傳準此謂特爲黃牛黑脣說文駟黃馬黑喙亦作黃不作白郭璞言淺黃色蓋調停於黃白之間恐非古義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循按蒹葭考槃皆遯世高隱之辭而序則云考槃刺莊公蒹葭刺襄公此說者所以疑序也嘗觀序之言刺如氓靜女刺時簡兮刺不用賢芄蘭刺惠公匏有苦葉雄雉刺衛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大叔

于田刺莊公羔裘刺朝還刺荒著刺時不親迎葛屨
刺褊汾沮洳刺儉十畝之間刺時伐檀刺貪蟋蟀刺
晉僖公山有樞椒聊刺晉昭公有杖之杜刺晉武公
葛生采苓刺晉獻公宛邱刺陳幽公蜉蝣刺奢尸鳩
刺不壹祈父白駒黃鳥刺宣王賓之初筵衛武公刺
時魚藻采芣苢黍苗隰桑瓠葉刺幽王抑衛武公刺厲
王求之詩文不見刺意惟其爲刺詩而詩中不見有
刺意此三百篇所以溫柔敦厚可以興可以觀可以
羣可以怨也後世之刺人一本於私雖君父不難於
指斥以自鳴其直學詩三百於序旣知其爲刺某某

之詩矣而諷味其詩文則婉曲而不直言寄托而多
隱語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禍卽如節南山雨
無正小弁等作亦惻怛纏綿不傷於直所以爲千古
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詩中卽明白言之
不待讀序卽知其爲刺某人之作則何以爲主文譎
諫而不訐溫柔敦厚而不愚二語李
行脩說人之多辟無自
立辟洩治所以見非於聖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詩教
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倖直抵觸其君相習成風性情
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謂小序之有裨于
詩至切至要特詳論於此

有條有梅傳條栢梅枌也

循按爾雅釋木云柚條說文亦云柚條也似橙而酢

夏書曰厥包橘柚毛傳作栢以詩考之詩爲秦風宜

詠其土地所出柚貢於揚州渡淮而北卽化爲枳見

子湯問篇作栢爲是又以說文考之古由台二字相通鄭

風左旋右抽說文手部引之作左旋右招然則从台

从由本可相通廣雅迪蹈也蹈足从台迪是从由二

字爲訓亦一證矣說文無栢而有柚柚卽栢也別有

櫛字列子湯問篇言柚之狀而字正作櫛然則橘柚

之柚宜作櫛而條柚之柚卽栢字條栢猶條柚也說

文以昆侖河隅之長木訓櫨以似橙味酢繫柚字下
又引禹貢橘柚爲不可通於楫或曰楫柚旣相通則
曷不以毛傳之楫爲橘柚之柚如埤雅人君道化之
說埤雅云柚渡淮而爲枳梅變而成杏今終南之所
生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乎
此以譬則人君以道化也然條爲橘柚是必梅爲英梅今傳訓梅
爲枏則毛義自以楫釋條不作橘柚解也詩言梅者
四召南小雅皆無傳此與陳風皆訓枏召南其實七
其實三小雅與栗並稱嘉卉則豆實乾藻之梅說文
某酸果也是也說文梅枏二字互訓史記司馬相如
傳注云枏葉似桑顏師古注漢書云枏今所謂楠木

是也陸璣疏於標有梅言杏類暴乾爲腊置羹臠齏
中於有條有梅言皮葉似豫章荊州人曰梅分別甚
明郭璞注梅枌云似杏實酢此直以薦豆和羹之實
爲枌木實矣南山經庠勺之山其上多梓枌郭璞注
云枌大木葉似桑今作楠爾雅以爲梅此是也注爾
雅誤耳說文以似橙而酢屬諸柚條與郭璞以似杏
實酢屬諸梅枌其誤同矣

有紀有堂○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云畢也堂也
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
然

循按釋文云紀亦作岷正義云集注本作岷定本作
紀紀乃岷之假借字也毛公於陟岷訓山有草木於
此訓基余爲論之前有條有梅以草木言此有紀有
堂以平地言終南雖高峻其平處亦有岷有堂岷堂
無草木者也以此證彼無草木爲岷有草木爲岷毛
傳當與爾雅說文同爾雅釋邱畢堂牆謂畢爲堂之
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兩畔崖高如牆
毛云畢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
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云道平如堂云邊
如堂之牆互相發明兩無不足堂本平定本作平如

三才圖會卷三
堂正義云畢道如堂有平字與否一也經云有岷有
堂正以平處無草木言之矣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從死**自殺
以從死

臨其穴惴惴其慄**惴惴**懼也**云**秦人哀傷此奄息
之死臨視其壙皆爲之悼慄

循按三良之死以爲自殺者應劭注漢書云秦穆公
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
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箋謂三良自殺從死
故以惴惴爲秦人臨視其壙者爲之悼慄然序稱穆

公以人從死則殺三良者乃穆公左傳亦言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與序合毛訓惴惴爲懼自謂三良若秦人臨三良之壙止宜哀不必懼誠是三人許諾自殺且已死而臨其壙何欲百身以贖之左傳言秦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秦蒙毅對使臣云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故立號曰繆三子非自殺審矣王仲宣曹子建均有詩曹以臨穴爲登三良墓之人王則以臨穴呼天爲三子之妻子兄弟皆從箋而推之耳

於我乎夏屋渠渠夏大也云屋具也

言部正卷三
循按傳不解屋謂屋宇也。厦屋謂寢廟古燕食之禮
行於寢廟。言厦屋舉燕食之地也。正義謂言飲食之
事不得言屋宅不知徒言飲食轉無以見其爲燕食
也。

宛邱之上兮四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

循按爾雅宛中宛邱邱背有邱爲負邱又云邱上有
邱爲宛邱邱上有邱卽邱背有邱宛邱旣曰宛中矣
不應又混於負邱邱上有邱爲宛邱七字當是羨文
釋名中央下曰宛邱有邱宛宛如偃器也涇上有一
泉水亦是也此發明宛中之訓若絕無邱上有邱之

說者郭璞以邱上有邱之義文解宛中爲中央高峻
非其義矣爾雅釋山又云宛中隆注以爲山中央高
亦非也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有屈義蓋邱雖高而
中有屈曲望之如龍蛇蜿蜒曲凡邱山中央高者邱卽
名邱山卽名山無別名也惟中央宛曲則在山爲隆
在邱爲宛邱且凡從宛之字均有曲義馬屈足爲腕
貌委曲爲婉日將莫爲晚晚爲目深謂目上下高中
深正與宛邱同屢之庫者爲鞞削物爲剡小孔貌爲
窓皆取於卑坳可爲宛邱例矣隆从降从生故亦有
屈曲之義方言云車枸簍或謂之蜃籠或謂之隆屈

郭注以爲車弓車弓卽蓋弓弓之爲狀中央宛曲車蓋似之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弓之形高下屈曲故曰穹隆曰宛曲蓋弓似之曰隆屈司馬相如大人賦說赤螭青蛇之狀曰宛蜒低卬又曰詘折隆窮宛中之名宛名隆義得相通於此可會也

東門之粉傳粉白榆也

循按白色之名通作分聲粉爲鉛所成其色白羊之白者名粉素問六元政紀大論寒霧結爲霜雪王冰云霧音紛寒霧白氣也蓋分訓別古讀若班與白爲

一音之轉而白之於五色亦主分別之義也

越以鵲邁鵲鵲數鵲云鵲總也

循按召南素絲五總傳云總數也商頌鵲假無言傳云鵲總也箋本傳以申之

鴝鴝鴝鴝鴝鴝鴝鴝也

循按傳於予口卒瘞下解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是傳以鴝鴝爲小鳥也韓詩外傳云鴝鴝鴝鴝鳥名也鴝鴝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

其病也

文選注

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鷦鷯巢

葦之苕鴻毛著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爲可以謂完
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二說
相類而一云鷽鷽一云鷽鷽是鷽鷽卽鷽鷽也荀子
勸學篇云南方有鳥名曰蒙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
繫以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
然也蒙鳩猶言懷雀謝侍郎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蛟
鳩方言作蔑雀蒙蛟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侍郎刻
輯校荀
子二鷽鷽卽鷽鷽說文以訓桃蟲郭璞以爲桃雀故
易林云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所吹則

桃蟲鵯鵯鵯一物也物之以鵯稱者多通名鵯伯
趙名百鵯又名鵯蟬名蜉蝣又名蚋蠅此鵯鵯一名
鵯鵯亦其類矣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敦猶專專也烝衆也言我心苦
事又苦也○云瓜之瓣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
析也言君子又久見使析薪於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
同也

循按以栗爲析箋易傳也瓜之苦喻心苦烝在栗薪
何以喻事苦釋文引韓詩作漻漻卽蓼字周頌予又
集于蓼毛傳云言辛苦也蓼爲辛苦之菜而瓜繫於

其上故喻心苦事又苦心苦謂瓜瓣之苦事苦謂集
於蓼之苦毛本當作烝在蓼薪與韓詩同鄭所見本
己作栗遂讀爲裂以析薪爲實指所苦之事失毛義
傳以敦爲專專謂專於此而不移也箋云專專如瓜
之繫綴焉亦非以專專爲瓜蔓前章敦彼獨宿箋云
敦敦然獨宿於車下卽用此專專之說也正義謂敦
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謂瓜繫於蔓專專然亦
未明

赤舄几几傳几几絢貌箋云屨赤舄几几然

循按說文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己部登讀

若詩云赤舄已已几有踞義舄上之絢取義於拘在
屨頭所以爲行戒其象拘直故曰几几拘直卽有固
義几几擊擊同也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病項背強
几几項背強則拘直不能左右動搖正與屨上絢相
似仲景用几几二字正同於詩撰音釋者以几几音
殊說文卷三有几字云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讀
若殊此與項背強之義不合注仲景書者誤也廣雅
以几几爲盛貌蓋見毛傳以赤舄爲人君之盛屨故
以几几爲盛然毛以几几狀絢其狀物之工未之能
喻也

姪廷琮校字

毛詩補疏卷三終

毛詩補疏卷四

江都焦循學

周道倭遲傳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

循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郁夷注云詩周道郁夷師
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韓詩作
郁夷字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考文選西征賦注韓
詩周道威夷辟君章句云威夷險也此詩釋文云韓
詩作倭夷然則韓詩不作郁夷亦不以爲地名班志
引詩蓋以縣名郁夷取於詩之言郁夷郁從有聲與
洧鮪同則古讀與倭近故倭威郁通非詩之郁夷卽

漢縣之郁夷也顏師古不明班氏之指謂郁夷卽是周道之名韓毛皆不然矣又班志言齊地云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嶼之間兮又曰埃我於著乎爾此亦其舒緩之體也營毛詩作還爲便捷之貌韓詩作姦好貌營還姦通志謂邱之取名爲營猶詩稱子之營非謂子之營兮卽是營邱其謂齊詩謂齊國之詩非三家齊轅固生之齊詩其引俟我于著與遇我乎嶼之間見其從容言語故爲舒緩之體而顏師古則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徂山又云著地名卽濟南郡著縣

也子之營與子之茂子之昌並言俟于著與俟于堂
俟于庭並言營著爲地名茂昌堂庭其亦地乎不足
辨也巘蓋嶺之別體釋文言崔靈恩集注作巘靈恩
爲毛詩者也作巘者非輟固生之詩也齊詩魏代已
亡師古因班氏表齊詩之目故臆謂齊詩作營望其
文而爲之辭耳他如汝墳傳訓墳爲大防水經注以
濱爲灇水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言浚衛邑寒泉則
不可知者也水經注謂瓠子水會濮水東逕浚城南
西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通
典因謂寒泉在濮陽縣東南有古浚城太平寰宇記

則謂寒泉阪在開封浚儀縣西六十里卽詩之寒泉
其水冬夏常冷歐陽忞輿地廣記亦云開封縣有浚
溝詩所謂浚郊浚都祥符縣北有浚水寒泉陂不知
後世名岡名陂取號於古不得轉以之證古也元豐
九域志開德府有旄邱曹州濟陰郡冤句四鄉有瀾
溝太平寰宇記言冤句縣大瀾溝卽詩出宿于濟飲
餞于瀾箋言于言猶沛瀾未聞遠近同異而寰宇記
引趙記柏人有于言山在邢州堯山縣卽隋地理志
襄國郡內邱之于言山乃寰宇記又言澶州衛縣有
于城卽衛詩出宿于于思須與漕箋第云自衛而來

所經邑水經注濮水逕長垣祭城濮渠又東逕須城北劉昭注郡國志言衛作新臺在東郡陽平縣北水經注謂河水東逕鄆城縣北河之南岸有新城南岸有新臺鴻基衛宣公所築劉昭又引博物記桑中在東郡通典汲郡衛縣有上宮臺程大昌演蕃露則謂孟子之滕館於上宮引詩要我乎上宮太平寰宇記又謂澶州臨河縣復關堤在縣南三百步黃河北岸衛詩乘彼坳垣以望復關卽此凡此皆後世名不足以釋詩

況也永歎四況茲四云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

已

循按出車箋解僕夫況瘁云況茲也御夫則茲益憔悴用此傳之訓而申云滋益則是況之訓爲滋益茲茲皆有益義也邶風泉水茲之永歎以此傳推之茲之永歎猶云況也永歎乃泉水箋云茲此也思此而長歎此箋云來茲對之長歎而已雖用傳訓況爲茲而仍解茲爲此則與傳異義也晉語丕豹對里克曰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韋昭注云況益也孟子而況得而臣之乎言友且不可而益而爲臣得乎卽滋益不止之辭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
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
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嚶嚶
兩鳥聲也 伐木許許許許柿貌

循按傳以丁丁爲伐木聲嚶嚶爲驚懼則因伐木而
驚懼因驚懼而遷喬旣遷於喬又呼其友故傳解嚶
其鳴矣猶求友聲云君子雖遷高位不可以忘其友
朋至此始言及友朋但言不可忘友相切直之義箋
言之傳無之也至箋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此亦
汎說正義則云鄭以爲此章追本文王幼少之時結

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文王幼時何曾爲農又何伐木之有首章伐木丁丁與鳥鳴嚶嚶相貫二三章言伐木第因首章而類言之正義云毛以爲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飛去傳以驚懼明嚶嚶非明許許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
云王有酒則沛茵之王無酒酤買之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蹲蹲然王曰及我今之間暇

循按五我字一貫爲屬文之法鄭氏拙於屬文而以
上四我字爲族人下一我字爲王正義謂傳亦然誣

矣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福穀祿罄盡也云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
遐遠也天又下子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

循按俾爾戩穀直謂予爾福祿俾爾遐福直謂予爾
遠福不必增出臣民箋義非傳有也盡無不宜橫言
之維日不足縱言之

我出我車云上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

循按鄭氏不明屬文之法每於我字破碎解之若一
我殷王一我將率豈復詩人之旨傳不然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箋云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

循按父母卽君子之父母上章我心傷悲箋言念其君子故此章因念君子言君子未歸不特我念之並我父母亦憂之正義則以爲婦人稱夫爲父母引日月父兮母兮爲證乃日月父兮母兮之文箋云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乃反遇我不終彼箋義謂詩極言之非真以夫爲父母然且未必當詩人之旨亦非必合毛傳之義若此詩直云憂我父母與父兮母兮辭氣已自不同此詩無容極言之也正義引日月箋以

當此詩傳箋之義於此失之並失彼箋之義也

魴鱧𩚑鱧𩚑魴也

循按毛傳於鱧訓鯉於魴訓魴則鱧亦必訓魴正義
言諸本或作鱧魴是唐初之本有作魴者是也改魴
爲魴緣郭注而誤耳魴自是魴與鱧別魴自爲首戴
七星之魚非鱧也

北山有萊𦵏萊草也

循按爾雅釐蔓華說文萊蔓華也萊釐古字通詩貽
我來牟劉向封事引作貽我釐牟書帝告釐沃一作
來沃是也釐卽萊故玉篇以黎訓萊月令孟春行秋

令藜莠蓬蒿並興管子封禪篇云嘉禾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蓋田畝荒穢故生此諸草十月之交言汙萊
周禮地官言萊田蓋不耕治則荒草生藜莠之類也
言萊以概諸草正義以爲草之總名則非矣

序有其義而忘其辭

循按他序首言章句如正義標南有嘉魚四章章四
句至其之可知章句舊在序首後人分係各篇之末
也六笙詩不言章句而係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然
則小序作於笙詩既亡之後故六詩之序均就篇題
爲解所謂有其義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楊木爲舟載沈亦浮載浮亦浮
傳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

循按傳箋明以載爲承載之載汎汎浮也傳兩亦浮
解汎汎言此楊舟無論所載者爲沈物浮物而皆汎
汎也箋恐載沈載浮之說不明故以沈浮爲所載之
物可謂明矣乃正義引載馳載驅之例以載爲則又
謂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以載解義非經中
之載若然經宜云則沈則浮舟可云則沈乎傳箋正
以則沈則浮未可解經故詳切明之正義不得其故
且沒傳箋體物之工亦妄矣經言則沈則浮是浮沈

屬舟解作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不且於經文爲添設乎

歟彼飛隼隼云隼急疾之鳥也

循按春官司常職云鳥隼曰旗爾雅錯革鳥曰旗孫炎云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縵也本爾雅革鳥故云急疾耳說文於隼字下重文作隼云隼或从隹一一曰鵠字許氏蓋以隼隼同字定爲祝鳩故玉篇云隼祝鳩也而隼字又通於鵠管子君臣篇云丈尺一綽制注云綽古隼字然則从享與从隹可得通也鵠卽鵠省國語有隼集於陳侯之庭韋昭注云隼今之鵠

廣雅云鵙鵙鵙雕也昭訓隼爲鵙卽同說文隼一曰
鵙之義山海經景山多鵙黑色有力漢書五行志云
劉向以隼爲黑祥鵙卽是鵙隼卽是鵙故云黑祥也
一切經音義云隼又作鵙廣雅又云佳鵙也此佳卽雕卽說文雕
一曰鵙四牡翩翩者雕傳訓夫不此祝鳩非隼鵙也
此詩隼箋訓急疾之鳥非祝鳩也易解上六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九家易云隼鵙鳥也今捕食雀者虞
翻云離爲隼考工記輶人職云鳥旗七旂以象鵙火
注云鳥隼爲旗州里之所建爾雅柳鵙火也注云鵙
鳥名火屬南方此鵙卽隼也柳居鵙火之首其象爲

味味一作囁喙也有吞喙之象故取於鶉離爲南方之卦故象爲隼鳥旃取象於鶉亦畫爲鶉也敦讀爲追與佳雛音近鶉火乃鶉火此鳥隼所以象鶉火也匪鶉匪鶉傳云雕也說文駮與雕互訓則匪鶉之鶉正是鶉之省詩凡言鶉多作鶉惟有縣鶉今毛訓爲小鳥是鶉鶉之鶉僖公五年左傳卜偃舉童謠鶉之賁賁又云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表記引詩云鶉之姜姜鶉之賁賁賁賁卽奔奔是知童謠之鶉與詩之鶉皆鶉火之鶉非鶉鶉之小鳥爲隼鶉之急疾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祁大也○云祁當作麋麋牝麋也中原之野甚有之

循按箋義不及傳遠甚傳以其祁指中原之大正義解毛謂其諸禽獸大而甚有又云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非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憐也○云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賙餽之鰥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斂之使有所依附

循按詩舉鰥寡一端其實可矜之人不止於此故箋兼舉貧窮孤獨以備言之非以矜人專指貧窮者也

正義未得其旨

夜未央傳央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循按毛解出車旂旐央央云央央鮮明也又解昊天曰旦云旦明也以旦訓央正以央有明義正義言毛非訓央爲旦非也釋文有七也反子徐反兩音則一本或作且字然以且訓央旣非達詁作且者誤耳兼葭宛在水中央則央有中義故廣雅訓央爲中但夜未中仍在亥子以前非早朝時訓央爲旦實毛旨之精微也箋解作未渠央則以當時之語擬之漢樂府長安有狹邪行云丈人且徐徐調弦詎未央相逢行

云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南史卞彬傳高爽書延陵縣鼓詩云受打未詎央未詎央卽詎未央詎未央卽未渠央卽未已未盡之意亦不以爲且字也

無相猶矣傳猶道也傳云猶當作瘡瘡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循按爾雅釋詁迪繇道也繇卽猶此道乃教道之義傳言兄弟怡怡異於朋友責善故但相好不必相規相規且不可何論詬病箋之淺每不及傳之深也似續妣祖傳似嗣也傳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

循按說文已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
成文章史記律書云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陽盡於
巳故巳有止義汜爲窮瀆窮卽止也祀爲祭無巳昊
爲語已詞凡作已然之義皆從巳午之巳非巳午之
外別有已止之字也說文已用也从反巳與巳形義
俱異卽今之以字訓巳爲巳者蓋當時已然之已或
通作巳若曰巳午之巳卽今所謂巳然之巳猶于於
二字形義俱異而說文云于於也𠄎𠄎二字形義俱
異而說文云𠄎𠄎也以於爲于以𠄎爲𠄎以巳爲巳
皆當時通用故說文舉以明之惟巳巳旣通故巳或

作目目或作巳檀弓公肩假曰以人之毋嘗巧則豈
不得目此當作巳午之巳不當爲目用之目故注云
目巳字目與巳字本同特牲饋食禮養有目也注云
目讀如何其久也必有目也之目旄邱必有目也箋
解目字如本訓而儀禮注引此者正以當時目通於
巳故明此處當如本訓也似從目而說文訓爲象象
者肖也故訓通於嗣廣雅子目似也子訓似猶嗣訓
似目之訓似則似從目得相通也箋改讀爲巳午之
巳是解作巳然之義與檀弓注同故申明爲巳成宮
廟然則取巳午之巳者用陽氣巳出陰氣巳藏之義

非取義於十二枝也玉篇已徐里切嗣也起也又弋
旨切退也止也一字分兩音而已止與已午尙爲一
字至廣韻上聲六止內以用也古文作𠄎已止也又
音似已辰名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是分巳午與已止
爲兩字蓋韻以音分凡一字數音者各如其音而分
隸之但字以音分音分而字實不分如且在上平亦
在上聲非兩字孔穎達作正義不明已止之已卽巳
午之巳因泥於巳午之義以爲宗廟在雉門外之左
門當午地廟當巳地在巳地續立妣祖之廟其說可
謂迂矣夫鄭氏自申明爲已成宮廟何用又饒辭說

正義中此類繁多竚俟來者正之耳

衆維魚矣四陰陽和則魚衆多矣四云見人衆相與捕魚

循按傳云魚衆多言衆多者維魚也箋以衆爲人與毛異捕魚說迂甚

勿罔君子四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

循按此未字當作昧字解淮南子天文訓未昧也未罔謂蒙昧欺罔其上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四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瘳病也

循按訓詁之例不外雙聲疊韻疊韻如子孳也丑紐也雙聲如叔拾也且薦也而假借行乎其中有直指其事者如此傳癩病也是也此外有比例之詞則加猶字有指擬之詞則加謂之猶之云者如盈猶多也至猶善也以其非雙聲疊韻之假借亦非實指其事則於其相近者而指擬之也如云衆謂羣臣也衆不定是羣臣也此云父母謂文武父母不定是謂文武也傳擬度之以爲詩人所云父母指文武非謂文武令天生我天下之民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豈父母又使天生我耶正義失之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云此
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
循按毛以爲此在當前者若以爲山蓋又卑小卑小
則非山乃岡陵耳與箋義異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俱自謂聖也○云時
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循按誰字與具字相承君臣俱自謂予聖聖則通矣
究竟烏之雌雄誰能知之箋以烏比君臣恐非毛義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局曲也踣
累足也○云局踣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

循按局卽從高字生出卑始曲身今高亦局不必增
出雷霆言局躋正謂天不高地不厚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炤沼池也
云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淵又不足以逃甚
炤炤易見

循按毛訓沼爲池義卽寓於訓詁中若曰魚在淵則
樂今在池沼非所樂也卽使潛伏而池水淺露亦炤
而易見所以不肯隱之深者以憂心念國之虐也蓋
賢人不用棄在閒散而自明其不肯逃耳箋別一義
天天是桷炤君天之在位桷之炤云民於今而無祿者

天以薦瘥大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桷破之

循按傳以天爲君是爲在位是字指上有屋有穀之人也蔽蔽方穀則小人在位故民之無祿旣由君害之又卽是蔽蔽方穀之人桷之毛於大雅昏桷靡其解云桷大桷也以大明桷則此桷字亦與箋同耳正義於大雅述毛義云傳意以正月云天大是桷大謂大殺桷謂桷破是也而此桷字則云在位又桷諧之是以桷爲謠詠之詠與大雅正義相岐蓋正義非一人之筆宜其異耳桷通於琢桷之剝擊猶琢之雕刻在位桷之謂此蔽蔽者刻剝之在位之於小民無所

爲譖也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較天天是加此文上下俱用駢對則天天自對速速乃屬文裁剪之法毛旣以天訓楮謂大雅召男傳則楮亦是天故以天楮爲天天旣以楮爲天則不云是楮而云是加天天是加猶云天楮是加不得依毛詩謂蔡爲譌亦不得依蔡而改詩爲天天蜀石經作天天是楮非也或以蔡文天天是加爲天天是加之譌亦非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當爲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

循按此下四詩序皆幽王箋皆改爲厲王金壇劉始

興字子彥撰詩益二十卷內論詩次獨得孔子編詩之意其論大小雅云小雅所以繼大雅也小雅起鹿鳴終瓠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於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終大雅也雅亡於幽王故也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惟列宣幽則其世衰矣孔子編次雅詩至於幽宣之間而慨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

所用朝會燕饗樂歌諸詩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
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大略如此今核序於小雅
但有宣幽之詩則不應有厲王之詩明矣箋說非也
朔日辛卯箋云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循按經言辛卯但紀日耳辛金卯木之占非毛義
不寧不令箋云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
循按天下不安解不寧政教不善解不令非以天下
不安爲政教不善之徵也正義漫以箋義入傳而箋
義亦失

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傳舍除淪率

也。云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循按審傳箋之義當讀彼有罪既伏其辜七字爲一貫。若曰除有罪伏辜者不論外而無罪之人亦爲彼有罪者所牽率而徧入於罪。正義解作舍去有罪者不戮則既伏其辜四字爲不詞矣。且牽率相引爲誰所牽率。邪有罪者舍之無罪者戮之。此顛倒刑罰不中耳。惟有罪者戮無罪者亦株連而戮。所謂威也。箋云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正謂濫於用刑不謂其錯於用刑也。

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國通近也爭爲近言

循按傳言爭爲近言則非爭辯言之異己者也蓋上
惟通言是聽則下爭爲通言以諛之言通則無遠圖
故如道謀而不遂於成也

僭始既涵國僭數涵容也

循按數卽事君數之數謂讒言數速不比浸潤之譖
不易知覺然君則容之此亂之所由生也容之心猶
未信至於信之此亂之所以又生也

遇犬獲之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循按鄭讀遇爲愚故以馴訓之愚與銳對舉兔雖狡

犬雖馴而能獲之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慙非也如字者毛義也讀慙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正義引王肅言適與犬遇而見獲此申毛義非鄭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傳興也蓼蓼長大貌傳云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循按毛之義每寓訓詁中其言雖略尋之可得此訓蓼蓼爲長大若曰父母生之使長大者子也今則不能終養匪子也而他人矣視莪而以爲蒿傳義不如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釋云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

循按毛言茨棘貌卽謂茨之棘也方言凡草木刺人江湖之間謂之棘然則棘爲有束者之通名此棘則茨之棘也箋以茨與棘爲兩物於經文其字爲不達不稂不莠傳稂童梁也莠似苗也

循按說文云莠禾粟之禾生而不成者謂之莠莠重文稂莠禾粟下生莠讀若酉禾卽穗字爲禾成莠之名童之猶言獨也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露於外故名童稂曹風浸彼苞稂毛亦

訓童梁箋易云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以童梁乃
禾粟秀而不實之名與蕭著不類故破字爲涼草也
說文又云秕不成粟也粟不成爲秕采不成爲稂是
可推矣說文禾粟下生莠繫傳作下揚生莠揚者簸
揚之謂粟之不堅好者簸之必在下農桑輯要云穀
種浮秕去則無莠徐鍇亦謂莠出於粟秕今俗稱粟
之不成者尙曰下揚說文正以此訓莠之所由生也
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太平
御覽九百九十九夏小正四月莠幽徐巨源云莠者秀之譌
也幽者蓂之譌也莠幽卽詩四月秀蓂此說是也爾

雅釋地云燕曰幽州李巡云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

故曰幽幽要也

釋文

要幽古音相轉以要譌爲幽尙失

聲音通借之義戰國策魏西門豹云幽莠之幼也似
禾廣雅云莠蓂也說文繫傳引字書云蓂狗尾草也
上林賦云其卑溼則生藏蓂蒹葭裴駟史記集解引
漢書音義云蓂蒹尾草也說文蓂蓂二字相次皆訓
草竊謂蓂爲狼尾草蓂爲狗尾草蒹或假借爲稂要
或假借爲莠稂自禾粟采不成之名莠自禾粟下揚
所生毛以莠似苗本惡莠亂苗言之箋云擇種之善
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時氣和則無稂擇種善則無莠

義與說文相表裏箋爲精矣

毛詩補疏卷四終

孫授易詩校字

毛詩補疏卷五

江都焦循學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箋云
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循按此箋與傳義異傳升接天解陟字下接人解降
字在帝左右卽是接天而接人之意括於內如論語
上言禹稷下單言躬稼古人屬文多有如是耳箋以
下言在帝左右則專以天言故以觀知天意解在帝
二字以順其所爲從而行之解左右二字若云察帝
而左右之

有商孫子傳云使臣有殷之孫子

循按傳解有周不顯云有周周也則此有商亦商也
正義解之云使臣有商之子孫謂使之爲臣以爲己
有非傳義亦非箋義

無過爾躬傳遇止傳云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汝身則
止

循按傳訓遇爲止謂脩德不已耳止則不宣昭矣箋
非傳義

不易維王傳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循按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鼓反不易言甚難也

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是爲得之而正義則不能分別也

肆伐大商勅肆疾也

循按爾雅釋言云肆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誘注云疾力也疾力二字古每並稱越語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楊倞注云疾力勤力也又榮辱篇鉤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詩烝民篇威儀是力箋云力猶勤也周禮大司寇注亦云力勤力肆之爲疾卽肆之爲力也史記灌嬰傳戰疾力漢書孟康注謂攻戰速疾是以

速訓疾以疾訓力亦力卽疾之證也前言篤生武王
燮伐大商燮和也言君德也此言維師尙父涼彼武
王肆伐大商肆疾也言臣節也君自和而臣則不敢
自惜其力故疾力而克勤也宋人王觀國學林言肆
無疾義於詩不合六書訓詁唐人已昧矧在宋乎

會朝清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循按甲卽始也始朝而天下卽清明傳云不崇朝乃
自與甲字相發明其義甚顯正義解毛義爲會值甲
子之朝牧誓甲子昧爽箋引之不可混爲傳義也

縣縣瓜瓞傳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瓞瓞也傳云瓜之本

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瓠故謂之瓠縣縣然若將無長大時

循按瓜字不必訓以紹訓瓜尤非也毛蓋以瓜紹明不絕之義若曰所謂縣縣不絕者此瓜紹也東山詩

蛸蛸者蠋傳云蛸蛸蠋貌桑蟲也其文法正同以瓜

紹明不絕不以瓜紹釋瓜也所謂紹者當是初生之

瓜瓠猶言蒂

集韻瓠亦作瓠

凡瓜果之生皆始於蒂瓠說文

訓瓠今俗以稻之初生者爲瓠正與此合惟其初生象子孫之嗣續所以爲紹所以爲縣縣也箋以縣縣若將無長大時則以縣爲弱小與不絕義異謂狀似

昀則不直以昀爲𦵏矣本實繼先歲之說甚迂毛義不如是也或謂瓜紹也上本有瓜𦵏二字亦非

葦茶如飴圖葦菜也茶苦菜也圖云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循按爾雅云齧苦葦郭璞注云今葦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公食大夫禮鉤毛牛羴羊苦豕薇皆有滑鄭氏注云滑葦苴之類毛以葦爲菜指此葦也詩詠所產之美不必爲他處之所無亦不必前此之不美箋謂雖苦亦甘者以葦名苦葦茶爲苦茶故有此說豈謂其烏頭毒藥頓化而爲甘乎食療本草云

堇菜味苦唐附本草云堇汁味甘寒無毒益堇菜味
苦而汁甘一若茶味苦淪之則甘也說文云堇草也
枹如薺葉似柳蒸食之甘熟食之甘正所爲如飴也
烏頭名茈轉聲爲堇猶薺華名日及轉聲爲木槿非
堇菜之堇也

自土沮漆自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云云后稷乃帝
嚳之冑封於郃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故
本周之興云沮漆也

循按詩人用韻以甦漆穴室相協縣縣瓜甦一頓民
之初生自土沮漆一頓古公亶父陶復陶穴一頓未

有家室一頓首尾用單句中兩兩爲抑揚生父二字
無韻謂陟穴一韻漆室一韻亦可毛傳分章句於漆
字一斷隱以漆室爲韻每三句作一貫也傳箋釋文
正義均先沮後漆惟正義引禹貢漆沮旣從明禹貢
漆沮卽此詩沮漆或稱沮漆或稱漆沮隨文之便而
已或改經文爲自土漆沮以沮與父爲韻殊失詩人
用韻之妙矣古人用韻非有一定唐詩宋詞且不盡
拘官韻而欲於今日爲三百篇強定一韻譜吾知其
迂也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顏師古
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乃土杜二字古
通如徹彼桑土釋文言韓詩作桑杜荀子解蔽篇所
云乘杜卽相土是也齊詩作杜不必爲杜水顏氏於
杜陽引之未必得也

削屢馮馮𠄎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

循按此詩詠築牆之事極其詳細毛鄭亦曲能達之
以蘘盛土投之板中而築之築其上也其旁必有溢
出於板者則削之屢之以取其平削謂以銚錘之類
削去之而義易明屢古婁字小雅式居婁驕箋云婁
斂也斂謂收斂不用削而使其溢處收斂則必用鍛

鍛者椎也以物椎擊之使平則溢者斂故傳以鍛明
屢鍛屢猶鍛斂鍛斂猶鍛鍊鍛之使堅牢猶鍛之使
精熟儀禮士喪禮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爲削
約握之彼疏云讀從樓者義取縷斂挾少之意詩小
雅釋文云婁徐云鄭音樓爾雅云哀鳩樓聚也今爾
雅作樓與斂同訓釋宮陝而脩曲曰樓樓取於陝卽
婁之爲斂蓋削者平其土之堅處屢者鍛其土之不
堅處不堅鍛之使堅則斂之正所以牢之正義解爲
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是以屢爲數失毛義矣或以
屢爲空穴亦非

柞械拔矣行道兌矣四兌成蹊也五云今以柞械生柯
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
征伐之意

循按毛傳謂本無道路至此柞械拔去而下已成蹊
皇矣三章柞械斯拔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作械
拔矣與柞械斯拔同惟兌字一屬行道一屬松柏故
傳互發明之兌與銳古通道有柞械則塞塞則猶夫
鈍也柞械拔去則通通則猶夫銳也松柏錯於柞械
之中柞械去而松柏喬立是爲易直行道通不煩迂
曲艱險亦易直也商頌松柏丸丸傳亦以易直訓之

九九猶桓桓其松柏特立不與他木相雜惟其九九
乃見其銳九之義爲專爲完專則銳銳則易直乾其
靜也專其動也直其義一也箋兌然釋文作脫然云
一本作兌此與成蹊義異而正義以爲毛鄭不殊何
哉

文王蹶厥生傳蹶動也箋云文王動其縣縣民初生之
道

循按生卽性也謂感動虞芮之性毛詳述爭田讓田
之事申此義也箋迂甚

芄芄械樸傳械白桺也樸枹木也

循按薛綜西京賦注云棫白藜也藜與桼聲同唐龐
懋賢文昌雜錄云關中有白藜芄芄叢生民家多采
作薪與他木異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此紀
其所目驗正詩之棫矣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
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云常思莊敬者大任也
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太王之禮故能爲
京室之婦

循按思齊思媚文同則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
姜末二句言大姒列女傳所謂周室三母也鄭以大

姜乃大任之姑不當次於下故以思媚周姜爲大任
思愛之傳義未然也

串夷載路  云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

循按釋文云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正義云毛讀
患爲串鄭以詩本患字故不從采薇序曰西有混夷
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正義蓋以毛主串字鄭
主患字然串卽患之省患與混一音之轉故以患夷
卽混夷非用采薇序云云也串與畎亦一音之轉尙
書大傳說文引詩作畎夷

自大伯王季  從大伯之見王季也  云是乃自大伯

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循按經文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維此王季故傳言
從大伯之見王季從字解自字見猶顯也大伯不讓
王季王季無以顯乃王季因大伯之讓而顯大伯之
讓亦由王季而顯箋於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謂王季
厚明大伯之功美始使之顯著正與此傳見王季相
發明毛補詩人所未言箋表毛傳所未言故平列大
伯王季時則然以完詩平列之語氣申言大伯讓王
季而文王起以明毛傳大伯見王季之義下暢言王
季顯著大伯以完詩專言王季之語氣而實與毛傳

對針互發知箋之妙卽知傳之妙知傳箋之妙卽知詩上兼言大伯王季下專言王季之妙

侵阮徂共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

循按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虞芮密犬夷耆均見詩書而邠無可考以二年伐邠言之疑邠卽是阮邠爲武王子所封徐廣言在野王縣西北余爲論之文王所伐大抵皆西伯所統轄阮密

須犬夷是也考卽黎在上黨壺關殷之邦畿千里壺關去朝歌不過三百里故鄭氏注尙書西伯戡黎云戡黎入紂圻內惟其入圻內故祖伊恐而奔告於紂邦在野王爲今懷慶府河內縣地蓋在邦畿之內矣使二年伐邦卽入畿內在文王不應若斯之迫而祖伊之告豈俟三年之後乎邦之於阮猶迂之於遠阮邗邗三字並見說文阮代郡五阮關也邗鄭邑也邗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五阮關漢書地理志作五原關此與經無涉邗訓鄭邑徧檢春秋傳鄭無邗邑此邗蓋卽鄔劉薦邗之邗野王之邗本作邗

鄭邑之邗本作邗與秦邑在同州者同名秦邑之邗
見文公四年左傳太平寰宇記以邗在同州澄城縣
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漢之陰密今爲
平涼之靈臺縣皆近於周故文王侵阮而密人距之
若野王之邗密人不得侵之文王伐之密人亦不得
距也邗與阮同音又通於邗此詩稱侵阮而書傳稱
伐邗蓋一物也乃史記之次異於書傳虞芮決獄之
後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邗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移伐邗於伐耆之後是連
年侵伐王圻於侵阮之詩既無所屬而伐邗之舉遂

無實徵鄭氏以魯詩之說定阮爲周伐之國其注尙
書序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
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
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亦用書傳而舍史記固謂
史記之所次不若書傳之善也黎可通於耆而殷本
紀又作飢阮之作邛又何異乎徐廣謂鄂侯一作邛
音于野王縣有邛城似以文王所伐卽此侯矣乃史
記言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憚淫紂殺之而
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
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使鄂卽邛

則其君方遭慘死西伯既歎之旋復伐其國等諸崇
密之流豈文王之所爲乎鄂而爲邗益信文王所伐
非野王之邗也

是伐是肆傳肆疾也箋云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
無剛者肆之

循按大明肆伐大商傳亦以肆爲疾箋以爾雅肆故
今也易之正義申毛引釋言寃肆也又引左傳輕者
肆焉明肆爲疾之義此詩箋引春秋傳卽正義所引
然則以犯突訓肆正是申毛非易毛也隱九年傳使
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

肆焉以肆字代嘗寇速去正是以速明肆卽毛以疾
訓肆之義正義旣以爲異毛又譏其引左傳之謬蓋
先儒互訓之妙至隋唐已莫能知周禮環人疏引文
十一年傳注云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驅突晉軍此
注不知何人蓋賈服之遺訓肆爲突古有此義故鄭
以爲犯突

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三后太王王季文王
也王武王也傳云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
王

循按傳不解世有哲王而以三后爲太王王季文王

王爲武王明上所云世有哲王者統指此四王也箋以哲王指三后非毛義毛傳簡略其義卽著於訓詁之次第靜求之卽得也

通駁有聲通云通述

循按毛訓聿脩厥德之聿爲述聿通古字通

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云謂若神助之力也

循按毛訓相爲助未必如箋神助之義五穀生自天必待人樹藝之乃生后稷教民稼穡是代天以成其能故云相耳非神助后稷也

維秬維秠傳秬黑黍也秠一稂二米

循按說文訓稭云稭也訓稭云糠也訓糠云穀皮也
訓秬云一稭二米蓋一穀皮之中有二米其名爲秬
秬爲黑黍之通名無論一米二米皆得名秬說文作
𥽿云黑黍也一稭二米以釀也是也秬則爲秬之一
稭二米者之專名鄭氏鬯人注改一稭二米爲一秬
二米鄭志答張逸問以爲秬稭皆皮之名乃皮名則
不爲米名矣巨丕義皆大而不兼有衆義廣雅仳仳
衆也說文坏邱再成者也不通於平漢書食貨志云
二登曰平三登曰泰然則秬之取義正以二米猶邱
之再成者爲坏也謂秬爲皮是以一稭名不以二米

名矣

陟則在嶺傳嶺小山別於大山也

循按皇矣度其鮮原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嶺卽鮮也釋文嶺本又作獻月令鮮羔開冰呂氏春秋作獻羔開冰是鮮獻古通用陸德明謂毛傳與爾雅異正義謂此傳與皇矣傳義別非是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之多少使出稅以爲國用

循按經文三句相次言此三單之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箋申傳義甚明正義據王肅以在道禦寇解之非毛義也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四翩翩衆多也箋云翩翩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亦與衆鳥集於所止

循按毛訓翩翩爲衆多則其羽指衆鳥連下爲義若曰鳳皇往飛固集於所止而衆鳥之羽亦集於所止箋以翩翩爲羽聲則連上爲義故言亦與衆鳥集於所止正義以箋之羽聲闕入毛傳失之矣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傳云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乎
循按毛以危訓汔危可小康猶云殆可以小康也殆
訓危亦訓幾鄭訓汔爲幾正發明毛義也

牖民孔易傳云易易也道民在已甚易也

循按易有兩音改易之易入聲難易之易去聲此宜
解作難易之易而當時讀者讀爲亦故云此讀改易
之易乃難易之易也下申言道民在已甚易知其爲
去聲之易矣釋文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
以歧反上易讀亦下易以歧反分別甚明正義云以
韻當爲改易之易是也虛虛則同爲一音不可以此

例之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

循按釋名助乍也呂氏春秋貴生篇土苴以治天下
高誘注云苴音同酢此正義云作卽古詛字是也詛
之爲祝無逸周禮人所共明惟詛假借爲作故旣以
詛釋作又以詛釋祝以詛釋作卽以作釋祝與虛徐
之訓同一妙義虛徐也不云虛邪徐也則箋以邪讀
如徐明之此傳以作祝詛三字互明其以詛明作卽
是作讀如詛故箋不必申言但云祝詛而已作卽是
祝猶虛卽是邪正義云詛與祝別非也或謂作祝詛

也四字句言作爲祝詛之事余惑其說不能從
人尙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傳云時人化
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

循按傳以人上解人尙若曰人上乎而乃由行此文
法倒裝也乎字本宜在末今倒在上耳箋於乎字不
協矣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

循按論語里仁顛沛必如是馬曰顛沛僵仆也僵仆
猶仆拔也沛訓爲拔者周禮大司馬注云茭讀如萊
沛之沛易豐九三豐其沛釋文云子夏作芾鄭康成

干寶以爲祭祀之蔽膝芾卽鞞沛之爲拔猶沛之爲
芟鞞也推之鞞通作芾詩桑柔自有肺腸釋文云肺
本作腓白虎通性情篇云肺之言費也肺之爲費爲
腓猶鞞之爲芾又爲芾而鞞本作市乃說文沛肺不
從市而從卮旆亦从卮而商頌武王載旆荀子議兵
篇引作載發衛公叔發禮記檀弓注云亦名拔說文
芟春草根枯引之而發土爲撥故謂之芟芟之爲發
猶拔之爲發而旆亦與發通假則旆亦通拔旆通拔
亦沛通拔也揭爲褰裳之名自要以下揭其裳而露
足樹之根見猶人之足見傳訓之精者也小雅西之

之揭以此推之斗之露柄猶樹之露根耳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傳云口距人謂之赫

循按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蔭故訓赫爲炙我方
蔭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
箋以口距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
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柜鬯一傳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

循按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
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
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等並言

是爲香草名又引禮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說
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爲鬱積不以爲鬱金草也
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筮鬯鄭司農云筮煮筮香草煮
以爲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筮以
煮之鑊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此以鬱爲草名筮
煮之則名鬯與毛傳義異鄭康成注云鬱鬱金香草
也宜以和鬯注鬯人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
下也此箋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爲草名鬯爲酒
名與毛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

蕭合黍稷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而通考之

雜記云暢曰以柎杵以梧暢卽鬯

漢書律秣志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

鬯該成顏師古云鬯與暢同房中歌清明鬯矣顏師古云鬯古暢字

曰杵擣築之器冠

以鬯字則鬯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于天

下鬯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繁露執

贄篇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

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

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傳以

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以百草

之英爲說也而祿將于京注云祿灌鬯也黃流在中

傳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爲酒矣鄭氏以秬鬯爲無鬱之酒而鬯人共釁鬯注又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鬯爲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喪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矩鬯以給淖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浼于醖酒彼注云謂沛和鬯以醖酒也獻讀當爲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糞鬱和以盎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

酒也蓋鬱爲香草名擣煑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
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
米搏以爲佩俗稱爲香料卽鬯之遺制也用於祿則
和醖酒而沛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
不和而被之鬯人汎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
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貽我來牟傳牟麥

循按來牟者麥之緩聲也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
謂之麥麥取義於薶而聲卽出於薶漢書劉向封事
引詩云貽我釐牟釐牟麥也釐讀同薶與來聲轉麥

爲牟來之合聲猶終葵之爲錐也牟來倒爲來牟猶
螽斯斯螽方音相轉往往倒稱耳太誓以穀俱來言
穀不言麥來不必是來牟緯家傳會於牟麥而鄭氏
據以箋詩似牟爲麥名來爲俱來之來於是說文亦
有周所受瑞麥之訓又云天所來也故以爲行來之
來此則先有來牟之名而後有行來之字因天來以
稱來視鄭氏不以來爲麥名又異因別出秣字在禾
部云齊人謂麥來也乃秣卽是來齊人呼麥爲秣正
麥稱來之證來之爲麥猶諫之爲言釐之爲旄牛獠
之爲狸貓萊之爲蔓華古旄貓蔓與麥皆雙聲字也

正義引說文一麥二𦰩今說文作一來二𦰩困學紀聞載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所引作一束二縫推之當作一束二𦰩說文云象芒束之形所謂一束二𦰩者謂制字之義也說文解束字云束木芒也象形束從一口來從二八來之八卽束之口也以束而從二口成來故云一束二𦰩說文𦰩悟也讀若縫以其刺人爲悟故云𦰩口一𦰩也八二𦰩也一𦰩在木爲束爲木芒麥之芒刺衆多從二𦰩以象之故曰一束二𦰩象芒刺之形也

遭家不造傳造爲說云造猶成也

循按淮南子天文訓介蟲不爲高誘注云不成爲介蟲也是不爲卽不成箋申毛義而正義以爲異其解毛云家事無人爲之於經義爲不達矣家不爲猶云魚不爲禾不爲黍不爲也

斯馬斯作傳作始也

循按始之言先也與斯臧斯才一例謂斯馬斯居衆馬之先也正義以及其古始解於義未達

姪廷璠校字

毛詩補疏卷五終